

六臣註文選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注

詩

招隱詩二首

五言 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良曰思君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

以退不仕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善曰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

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

塞也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善曰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

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曜陽林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

曰陽木生於山南也

石泉激瓊瑤織鱗

或善本亦浮沈善曰楚辭

兮蔭松栢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織鱗小魚也

非必絲與

竹山水有清音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何事待嘯歌灌木

自悲吟

善曰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濟曰木叢生曰

灌秋菊兼糝糧幽蘭間重襟

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

英毛詩曰乃裹糝糧毛萇曰糝食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為佩故以間襟也良曰菊可以餐故云糝糧蘭可以佩故云躑躅足力煩聊欲投吾簪善曰言世務勞間重襟也躑躅足力煩聊欲投吾簪促故足力煩始

招隱詩

開

七

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
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翰曰躊躇周行兒煩勞也
欲投奔冠簪而隱於此中

經始東山廬粟下自成榛
仕臻切 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

始東山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
小栗小棘曰榛 向曰經始經營之始東山思所居之東山

也木叢 生曰榛
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善曰周易曰井冽寒泉廣雅曰

瑩磨也 銑 善本作 峭字
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真
善曰

峭情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
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濟曰

蒨蒨青葱茂盛美 兒真謂不凋也
弱葉栖霞雪飛榮流餘津爵服

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
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

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
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

行止屈伸與時息兮良曰言竹栢之美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有好惡屈伸於其間

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

善曰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

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銑曰結綬謂入仕也由此而生纏牽彈

冠所以去塵冠既有塵固亦多累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

善曰論語曰謂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曰謂如柳下惠與少連降志辱身吾亦不以為屈如夷齊不

仕周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為仁當思靜退自得中道

相與觀所尚逍遙撰

臣

良辰

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

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開

招隱詩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蛩蛩而不夷王逸

曰夷悅也森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躑同

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貌

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

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

而勿墜 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

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

善曰

曰干以采蘋南澗之濱干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良曰藻

水草也 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善曰劉公幹詩大夏雲構又齊都賦

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 銑曰雲構大夏也幄帳也

激楚

五臣作 佇蘭林

回芳薄秀木

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

美也 向曰結積佇留也蘭香草也蘭氣迴轉薄迫於秀茂之木

山溜何泠泠飛泉

漱鳴玉

善曰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雷穿石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栢

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

哀音附靈波頽響

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

善本一作樸 善曰莊子曰天

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澆淳散朴許慎淮南

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澆同 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崩頽之響赴於幽深之曲曾猶深也 良曰此皆自然而成故云

非有假也言賞此則可謂至樂何事 趨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 富貴苟難圖稅駕

從所欲

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

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脫駕也方言曰捨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銑曰苟且稅捨也從

隱居也

招隱詩

開

反招隱詩 五言

王康琚

善曰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句曰今古詩英題云晉王

康琚而不述其爵里才行也康琚以為混俗自處足以免患何必山林然後為道故作反

招隱之詩其情與隱者相反

小隱隱陵數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

柱史

善曰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取

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翰曰伯夷叔齊自竄首陽之山老聃為周柱下史伯夷之德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

明矣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

不營田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濟曰謂堯有隱人常以樹為巢而居其間時人號曰巢父 今

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善曰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

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良曰今謂放神青雲外

絕迹窮山裏鷓鴣先晨鳴哀風迎五臣作夜起

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善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

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

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積道藝楚辭曰鷓鴣朝晰

而悲鳴崔琦七蠲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漱凝霜之雲分雲分又

曰容則秀惟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蔞啓疆

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銑曰言山中鳥音風

聲足益愁思霜降冰結足傷肌膚信不足好也鷓鴣鳥名趾

也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己善曰以出任為周才隱

良曰從俗為周才索居為偏智推分得天和矯性失

至理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

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夭死季由薤於衛皆迫性命之情而不

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

友招隱詩

開

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若曰矯性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善曰莊子有齊物論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齊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

遊覽

芙蓉池作 五言

魏文帝

善曰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良曰魏姓曹氏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餘注同

乘輦夜行游道遙步西園

善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

銑曰鄴都之西園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

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甲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

善曰子虛賦曰上拂羽蓋

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曰卑低脩長也摩天言高也蒼青天

驚風扶輪轂飛

鳥翔我前

善曰張衡羽獵賦曰風翊翊其扶輪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

雲間

善曰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

一何鮮

濟曰謂有五色雲鮮明也此皆美貌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

仙

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良曰赤松

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

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

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栢公九井作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姑

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

遊覽

開

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栢玄錄曰
栢玄字敬道出姑熟大築府第

殷仲文

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栢玄之姊夫

玄借立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
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姑熟栢
玄所出大築府第於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
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游故作是詩敘其進
退危懼之情
也銑同善注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

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
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

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鱗之相次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若
一也
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善曰潘安仁有秋興賦
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

事於物也
翰曰清秋感
人興喻之情可盡於此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善曰緊猶實也言欲成
也濟曰凄寒緊急也

爽籟驚

善本作
驚字

幽律哀壑叩

虛牝

善曰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聲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籟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

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

之聲鄭玄禮記注曰驚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良曰爽清也籟風激物之聲也

驚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谿谷也風入其中成其哀也歲寒無早秀浮榮

甘風墮

善曰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

無實乃浮榮之人

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

善曰

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向曰言己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栢玄所制憂懼至斯折匠感蕭晨

五臣作辰字

肅此塵外軫

善曰匠謂栢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

一卅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

遊覽

開

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車也 翰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相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之辰言玄感此時進駕於高山出於塵外也蕭猶清也軫車也 **廣筵散泛**

愛逸爵紆勝引 善曰論語子曰汎愛眾而親仁說文曰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 齊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博愛士逸爵猶飛杯也邀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 **伊余**

樂好仁感祛吝亦泯 善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杜預曰蘇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良曰伊惟也余仲丈自稱也言樂桓玄好仁之懷使我疑惑鄙吝除泯絕也

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 善曰阿衡喻玄也言己以理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

三二

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為冠首於阿衡之朝恐凶收聞之而笑我矣此仲文自謙而美桓玄也玄為大司馬以比伊尹為阿衡也

游西池

五言

謝叔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朋相與為樂也向同善注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

善曰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善曰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筭而非我

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

善曰說文

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驪垂兩耳中坂蹉跎五臣本無此兩句

逍遙越城

遊覽

開

館 24

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

通城關也銑曰阡道也陵山陵關城關也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善曰邊諱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曾

重也阿大陵也景昊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善曰蒼頡篇曰湛水不流也

翰曰景昊日斜也秦鄭玄曰揭衣度秦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詩止與

也湛澄華麗也寒裳順蘭止徙倚引芳柯善曰毛詩曰寒裳涉

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齊曰蘭止水渚有蘭也芳柯

蘭枝也徙倚倚時行也美人徙歲月遲暮獨如何善曰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徙謂過期也良曰美無

人謂友人也徙過也言友人遲晚不至我將如之何

為牽所思南榮戒其多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躒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

慮營營越處朱切銑曰謂

相思不已自誠之詞餘注同

二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五言善曰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向曰樓即所居之樓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

音饒善曰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

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夜也橈楫也

總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

善曰毛萇詩傳曰總息也爾雅曰汜出復入為汜韓

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齊曰總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入曰汜迴潮潮落之名

輟策

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

善曰李弘軌法言注曰駢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銑

曰山椒

亭亭映江月瀏瀏

音留五臣

出谷臆

音標

斐斐氣

亭迥貌王逸楚辭注曰瀏風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夙興向曰亭亭月明兒颺颺風聲颺風也

遊覽

開

幕

五臣作幕

岫泫泫露盈條

善曰斐斐輕貌泫泫垂貌翰曰斐斐山氣兒幕覆也岫

山峰也泫泫露光盈滿也條細枝

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誼躑

善曰李奇漢書

注曰祛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聞誼

躑則人意動作 銑曰矚望祛除幽靜蘊積盪洗誼聒躑氣

也 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

也悟與晤同古字通 向曰晤對也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五言 善曰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

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制也凡和天子

詔曰應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善曰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

示崇高嶺析子曰為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良曰玉璽謂天子傳國璽此者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黃至謂人君以黃繒為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

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善曰言上二事乃為名教

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銑曰此二事蓋為名教而用之至於大道化人在神理超遠而已

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

善曰莊子曰竟見四子

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道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銑曰竟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故云昔聞也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若飄然出於塵外正與竟意相合也鑣銜也

鳴笳發春渚稅鑿登山椒

善曰魏文帝書

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鑿猶稅駕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山椒

遊覽

開

翰曰笳簫也大駕行必吹簫
後捨鑾駕也山椒山頂也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

潮善曰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
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素務輕舉觀滄溟蓬萊陰

倒景岷嶓嶓曾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濟曰組組帷也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筵席也
遠巖映

蘭薄白日麗江臯善曰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騫兮
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莽之楚辭曰朝騁騫兮江臯王
逸曰澤曲曰臯良曰薄叢也麗美也江臯江曲也

原華萸與稊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銑曰高
平曰原下濕曰隰萸軟枝也墟丘園也

隰萸啼 **綠柳墟園散紅桃**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
月柳稊稊者發字也桃則

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
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

鑒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向曰皇宋高
祖也言宋高美此陽春而布德澤故萬家皆光昭也

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苗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執紼之維之以永今朝 翰曰自駒喻賢人有潔白之德食場

非賢枉見執紼繫而仕循 喻霸賢人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願已

撫其志實歎食祿而已 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 善曰

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

可得而知矣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

世利牟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濟曰工

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為宜在放逸終將歸於山林

而巢 曾 是 榮 舊 想 覽 物 奏 長 謠 善曰毛詩曰曾是

居也 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

謠 良曰曾則謠歌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觀山水樂之則

是榮於舊想故覽 物色而奏長歌也

晚出西射堂

善曰永嘉郡射堂 銑曰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獨處常不得意作是詩也

然此以下皆永嘉所作

謝靈運

遊覽

開

步出西城

五臣作掖字

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

魚

嶠

五

青翠杳深沈

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爾雅曰山正鄣巘嶠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謙文字集略曰嶠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真也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

障巘嶠崖之別名青翠山色杳闇也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

綠

氣陰

楚辭曰與曛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凌迤兮嵐氣清輝蒼曰嵐山風也翰曰楓木名曛黃昏

時山風山

節住感不淺感來念已深

濟曰節時感夏也

羈雌

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

善曰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含情尚知勞愛况乎人而離於賞心也良曰羈雌無耦也

萬物含情尚愛壽類如撫鏡華細髮攬帶緩促衿

善曰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銑曰華白緇黑也

言老瘦帶緩故
促其衣衿也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善曰言安
排之事空

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耶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

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
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向曰安排之理空有其

言幽獨不悶是賴鳴琴
而已靈運以此自解

登池上樓

五言善曰永嘉郡池上樓 翰曰
靈運被譖出時有疾起而作是

謝靈運

潜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樓川作

前淵沈

善曰虬以深替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
俗網故有愧虬鴻也說文曰虬龍有角者淮南子

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轂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
疾而不聞其奇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

融論語注曰怵慙也 濟曰虬龍怵虬以潜處而自保
鳩以遠飛而去患靈運既羈世網故有愧慙虬鴻之義

進

遊覽

深

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善曰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尸子曰為令尹而不

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踈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

徇祿反窮

海卧痾對空林

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銑曰徇求也

永嘉海畔故云窮海痾病也

衾枕昧節候寒開暫窺臨

善本無此兩句

向曰卧病於衾枕暗於節候故云寒開帷簾窺臨景物也

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嶠

嶠

音欽善曰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嶠嶠歸崎

翰曰聆聽眺望也嶠

嶠山

初景華緒風新陽改故陰

善曰楚辭曰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

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濟曰初景初春也華改緒餘也春為陽冬為陰也

池塘生春

草園柳變鳴禽邳邳傷幽歌萋萋感楚吟

善注同良曰塘

隄也鳴禽與鳥也銑曰詩幽風云春日遲遲采繁邳邳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言感傷此歌吟也

索

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

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向持操豈獨古無

悶街在今善曰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逝世無悶翰曰執持雅操豈

獨於古無悶也道驗之於我將為之矣易云逝世無悶

游南亭五言 善曰永嘉郡南亭 銑曰靈運所居之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善曰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

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濟曰時竟謂日暮之時竟

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善曰呂氏

也霽雨止也不用筴清有餘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曠曠負如規

良曰含餘清謂雨後氣尚清涼也隱半規謂日落峯外隱半

開

見規圓曰**以毒悔** **昏墊** **念苦旅館眺郊岐** 善曰毛萇詩傳曰

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

也昏霧墊弱也言病此霖雨之苦也 **澤蘭漸被徑矣** 善曰楚辭

也 **葵始發池** 善曰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路斬廣雅曰漸稍

也 **未厭青春好已觀** 善本 **朱明移** 善曰楚辭

也 **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 善曰楚辭曰

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而不解古長歌行曰感

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善曰

也 **星星白髮之兒**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善曰

故有衰病蒼頡篇曰餌食也 **逝將候秋水息** 善曰

景偃舊崖 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

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上何也影曰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况乎以
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
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
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銑曰言將往候秋水至隨流而歸
息形影於舊
君之山崖
我志誰與真賞心惟良知善曰毛萇詩傳曰亮信也

游赤石進帆海

五言 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

又枕海 翰曰赤石山枕海靈運於此進也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

善曰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河

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 濟曰水宿宿於舟中也淹久興起也

周覽倦

游覽

游覽

瀛壖

緣而

況乃凌窮髮

善曰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州如北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濡棄地章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躡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良曰瀛海壖岸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况若昔人陵窮髮之地哉窮髮無毛之地在北海之北也

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

善曰洛神賦曰川后

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銑曰川后波神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

善曰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

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綸挂帆席向曰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

也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

善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鯨海運則圖於

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

莊子曰有虛舟來觸月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翰曰溟漲皆海也端倪猶涯際也輕舟而進曰虛舟超越輕疾兒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

善曰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

上恐有輕朝廷之機故曰子牟眷魏闕史記曰齊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

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魯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

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濟同善注

足適己物可忽

善曰韓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

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良曰忽忘也矜各則必危身故於道未足適己則不濟於代故於物有忘

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

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飭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銑曰言可用於物則傷於己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為人

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餘同善注

游覽

開

石壁精舍還湖中

五言 善曰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

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向曰言靈運遊

山寺也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

出 善本 善曰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澹兮忘歸 向曰澹然安意也

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善曰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 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辭曰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 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 微不明也 翰曰陽微日落也

夕霏 善曰霏雲飛貌 濟曰霏 日氣也時既暮故收斂也 艾荷迭映蔚蒲稗

皮相因依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御草之似穀者薄解切 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 良曰艾荷蒲稗

皆水草迭遞也映蔚其色鬱茂隱映也

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善

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銑曰南徑東扉即所

居也趨疾行偃卧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善曰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

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曰愜可也寄

向曰思慮澹然志意愜當則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違也

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島老

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為命說文曰推排也為推排以求也翰曰言養生不出此道

也攝養也

登石門最高頂五言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湖水上入兩山口

兩邊石壁左右邊石巖下臨澗水濟曰言靈運登石門山也

游覽

謝靈運

游覽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樓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駁郭璞遊仙詩曰山

林隱遊樓良曰策杖也絕懸絕也疏峯抗五臣本作枕高館對嶺臨迴

谿善曰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長林羅

戶庭善本作穴字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

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善曰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

行曰迷惑失故路翰曰術蹊皆山路活活多流駛吏噉噉叫夜後啼

善曰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噉噉噉以寂寥廣雅曰噉鳴也濟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噉噉後聲沈

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善曰漢書曰蜀嚴湛真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

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良曰自言沈深冥豈復

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離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萸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妾

薄相行歌辭曰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徹清雲班固終南山

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銑曰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莢章

之類言心契堅貞自游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

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

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

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

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向曰居常道以待終天惜無同

年處順理而安排代事將使憂樂不能入於我也

懷客共登青雲梯善曰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

雲梯可以陵虛良曰同懷謂友人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善曰靈運山居

賦曰若乃南北

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

云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

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此山經

巫湖中過銑曰則靈運所居南山北山

游覽

開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陽良曰山南

曰陽也景日憩息也

舍舟眺迥渚俛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

環洲亦玲瓏

善曰曹摅贈石荆州詩曰轆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

翰曰迥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兒玲瓏明暗兒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

善本作濊字在冬切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淙

良曰淙水會也濊與眾同良曰俛下喬高杪末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

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

峯容

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生木升丰容悅

茂貌郭璞曰丰容也良曰蹊徑蹤迹也銑曰丰章盛也言雷雨作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升長皆得盛容

篁苞綠籜

土各

新蒲含紫茸

而容切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籜竹皮也

蒼頡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

江賦曰擢紫茸海鷗茸向曰竹叢生曰篁苞裏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

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鷗天雞毛

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貌

翰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風

眷彌重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眷

猶戀也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明媚春視重疊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

與同

善曰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向孤遊曰去人謂隱人也但恨不與友人游涉於此也

非情歎賞發理誰通

善曰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發茲理誰為通乎濟曰

言非我情獨為歎息且賞此發此是理誰能通矣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五言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

游覽

游覽

山分流去斤竹澗數
里銑曰越度也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

善曰元康地記云後與獮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說

文曰曙旦明也
曰曙曉也光日光也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胡

切善曰廣雅曰方始
翰曰泫露垂貌

逶迤傍隈隩

鳥到迢遞陟陁

峴

刑典切善曰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隈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隩又於大反爾雅曰山絕曰陁郭璞曰連

山中斷曰陁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良曰隈曲隩涯也山斷曰陁山嶺曰峴

過澗既厲

急登棧亦陵

五臣作緬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

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逸也濟曰厲涉也急急流也山行險處以板棧

路緬速也

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

善曰楚辭曰川谷徑復流尋後鵬鳥賦曰

乘流則逝 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 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 善

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 企石挹飛泉攀林

摘葉卷 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猶今

挹酌也葉卷 言酌也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 翰曰企舉踵也

謂初生未展 相見山阿人 薜蘿若在眼 善注同 良

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

展 善曰靈運南樓中望所知暹客詩曰瑤華未堪折蘭芳已

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

香草也棗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

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

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 濟曰蘭麻皆芳草

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 情用賞為美事味竟誰

結於懷相知之心無由申展 辨 善曰言事無高翫而情之所賞即以為美此理幽昧誰能

分別乎 銑曰言賞樂忠誠自以為美此事深昧誰能辨

遊覽見

深

也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善曰淮南子曰吾獨懷

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

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

去也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乎道由此而達

應詔觀北湖田收

五言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樂園元嘉中築

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

采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橛力追切

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仙

善曰蓄軫不行善曰蓄軫不行

濟同善注

之後善遊天下皆是著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

也危曄後漢書曰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

良曰軫

車戀也。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塵。五臣作塵字。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

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楊雄有田一塵晉灼曰塵一百畝也。銑曰帝文帝暉光膺當

也順時而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穎德也金駕

金輅也言上樓看德也映猶蔽也。向曰樓飛奔互流

觀曲阿城上樓觀豐茂穎德也金駕金車也

綴緹勢代迴環。善曰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瀟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續漢書曰緹騎一

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勢騎焯焯。翰曰飛神行埒浮

景爭光。五臣作溢中天。善曰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

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良曰埒等也言天子

與神明俱行等於浮景開冬春徂物殘悴盈化先。善曰

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

遊覽

游覽

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濟曰開冬十月也此

時徂落之物雖復殘悴而盈於陽陸圍精氣陰谷曳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

寒煙 善曰吳越春秋越王曰岷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良曰

精也陰谷之氣如寒煙也 **攢素** 旣森藹積翠亦葱

芊 善曰廣雅曰攢聚也銑曰言木葉旣落霜封其枝故云攢素森藹霜盛兒松栢重布故云積翠葱芊鬱茂兒

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 善曰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

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向

曰嘉歲豐歲也戒備也無年饑年也息 **温渥浹輿隸和** 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

惠屬後筵 善曰說文曰温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曰輿輿曰隸

三

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 翰曰渥厚也 輿隸至賤 觀風

者言天子温厚之德布於至賤及後延延年自謂 善曰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大

以觀土風而作陳 師陳詩以觀民風 濟曰言從帝

詩既畢愧不妍美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纏 善曰

言己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

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

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

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良曰纏

牽馬轡也太長則累於馬行延年自言疲 弱不能捷速非纏牽所累凌遽捷速也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五言 善曰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

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

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銑曰此題延年侍游

顏延年

遊覽

蒜山觀其詩意乃不
得從駕恐題之誤也

元天高北列日觀

去臨東溟

善曰莊子曰闕弈之隸與般翼之孫過氏之子

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函景論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

日出即見向日元天山各北列此方也日觀泰山東南東溟謂東海

入河起陽峽踐華

因削成

善曰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陜山側峽

與陜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翰曰秦築長城渡河據陽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為城華山

四面峻巖險去漢宇繼衛徙吳京

善曰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矜

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矜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濟曰漢水秦之

關塞而居之乃漢未有吳開國巖谷之險襟帶之衛皆遷徙江外就吳之京

流池自化造山

關固神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銑曰因流為池據山為城若

化造神營非
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
善曰園縣廟園之縣也邑

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皇皇上

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謂祭四方羣神地靈地祇也言極盡揔括於此宋都其地故

美言
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

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之緯

辰北方星宋以水德
故云誕曜應辰明
睿思纏故里巡駕巾舊垆
善曰

爾雅曰林外謂之垆
濟曰睿聖也聖謂文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丹徒之京口故云故里舊垆猶懷也巾猶

編也
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薨
音萌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

遊覽

也

遊覽

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豐屋棟也向曰鑿山峯以通輦

路尋雲言高也抗舉也以瑤玉飾屋莞屋簷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蕙音啼善本

作梯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善曰楚辭曰宣遊方列宿順極

方彷彿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銑曰蘭野美言之蕙英初生草也向曰

宣徧弘大疑成也言徧游窮遠大為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岳濱有和會祥習在

卜征善曰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

奠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濟曰齊桓公時岳濱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

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萌善曰老謂司

馬談也遺萌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向曰漢武

宣

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氓延年自謂也言我不能從登蒜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善曰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揚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翰曰言己素餐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諡頌王遊

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

湖賦見

深

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方動宸

善本作宸字

駕望幸傾五

州

善曰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大山梁父設壇望幸

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齊曰春方東方也宸駕天子駕也此蓋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

地宋得其五州之人傾心望帝臨幸

山祗蹕嶠路水若鑿澗流

善曰山祗山神

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

使湘靈鼓瑟方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銳曰山祗山神水若水神也言感山水之神稱警蹕於川路 **神**

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

善曰瑤軫玉輅也藻舟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

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旗東瀛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向曰神天皆謂帝也御幸也儀容儀也

瑤軫玉車也藻舟畫船也言目車入船

萬軸胤行衛千翼泛飛浮

善

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

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翰曰翼
艘也萬軸言多也省繼也行衛宿衛也千艘言舟多也泛輕

舟行兒 **彫雲麗璇蓋祥飈被綵旂** 善曰天台山賦

翼懸栢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
游旌旗之旒也 濟曰麗附也莢蓋以玉飾蓋彫鏤雲采附

於其上被猶吹也綵旂旗 **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

善曰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媠者趙河津吏
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始攘袂操楫

而請簡子遙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
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真真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

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
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天人 良曰江南地

名荆豔楚歌 **金練照海浦韶鼓震溟洲** 善曰金練金

河激中流也 邑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曜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

西京賦曰囂聲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真海 銑曰金

練金甲也 笳 **藐眇** 善本作 **翻青崖衍漾觀綠疇**

溟海也

善字

善曰貌盼窈窕顧盼也衍漾遊衍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嚙向曰貌盼廻顧貌翻見衍漾廣大也疇田也

民善本作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善曰騫聳皆驚懼之意也都野

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翰曰民靈人神也鱗翰魚鳥也見天子兵甲鼓吹之盛皆騫聳驚

懼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善曰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

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柔安喬高也

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濟曰道德禮儀普徧周洽於川岳之神亦歡欣來居此地矣

行藥至城東橋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善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

表天嚴車臨廻陌延瞰歷城闈善曰楚辭曰嚴車

明善曰楚辭曰嚴車駕方戲遊神女賦

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
曰闐城曲也銑曰嚴整迴遠延長瞰視也

蔓草緣高

隅脩揚夾廣津

善曰隅城隅也向曰隅
城角脩長也津橋岸也

迅風首旦

發平路塞飛塵

善曰楚辭曰軌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
先乎平路翰曰迅風喻法令果急也

飛塵喻時

擾擾遊官子營營市井人

善曰故乘七發
曰擾擾若三軍

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
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曰於市井

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齊曰
言遊官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逐兒懷金近從

利撫劍遠辭親

善曰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
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

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
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子辭親往

仕良曰謂遠仕者

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善曰

金印也利謂利祿
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
照在忘求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開芳及推節含

深

彩衣驚春

善曰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且及少節既以含

理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暨雅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

毗治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其光彩驚惜春序恐時過年謝吝惜也

尊賢永照灼

孤賤長隱淪

善曰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

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

賤愚蒙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

向曰尊貴賢大也照灼

盛哉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盛熱孤賤則長見

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善曰陸機長歌行曰容

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

古詩曰輒軻長苦辛

翰曰端正也言己道德

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歎恨之深

遊東田

五言善曰眺有莊在鍾山東

謝玄暉

戚戚苦無矜

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

無快居戚感而不解漢

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惊為樂亟韋昭曰惊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惊駕游博望山惊裁宗切楊惲報孫會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良曰

隨山望菌閣

善曰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覓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比皆重也

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銑曰陔升累重也臺上有木曰榭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

阡阡

善本作阡任任字生煙紛漠漠善曰廣雅曰芊芊盛也任

阡阡茂美兒紛亂也漠漠布散也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

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善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效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

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翰曰古詩云夕宿青山郭且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

步步恒惆悵此言不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

深

淮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即蕪蘊若煙氣

若香煙也觀淹詩意乃和王詩此序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善曰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

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

乃往遂授以丹經良同善注

此山具鸞鶴往來

五臣作盡仙靈

善曰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崗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崗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

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淵山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銑同善注

正翁

許力

玉樹信葱青

善曰瑶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

瑤瑾翁翹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曰瑤草玉樹皆美言之翁施菴青盛鬱兒
絳氣下紫薄

白雲上香奩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

攀繞也草木叢生曰薄香奩深暗兒則謂似香鑪之煙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

星善曰西京賦曰瞰蜿虹之長鬢曾靈光殿賦曰中坐垂

下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善曰言未盡尋

言山之高此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良曰日落長沙

諸曾陰萬里生善曰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

而陰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善曰多意多佳意

遠隱顯交慮所以未申肅賦曰藉臯蘭之倚檠楚辭曰臨風况

方浩歌王中宣公謙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向曰

藉蘭言於山間以蘭藉地而坐此意素多臨風默然含情

深

名

善曰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

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

翰曰隲幽隱也

幸

五臣作奉字

承光誦末伏思

託後旌

五臣作旌字善曰光誦猶華篇也後旌猶後乘也

濟曰後旌後車也光誦謂建平王首篇也言

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五言善曰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

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為西陽王向同善注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險峭

善本作地險字

資岳

善本作嶽字

靈

公曰天不兩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鍾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

地北組塗山南枕靈嶽

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

銑曰紀猶表也資猶因也

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爲關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

中岳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向曰

終南山爲秦宮觀之儀表少室山近周王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垆善

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季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

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爾雅曰林外謂之垆向曰鳳翔喻宋興於淮海之地衿帶之固乃在建築焉稱神者美

言之野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善曰北阜鍾

外曰垆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杜洛詩曰林薄香汗眠濟曰鍾山在北故云北阜草木叢生曰薄香深也葱青茂盛

也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

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也合沓共隱天參差互五

作分相望善曰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隴有台沓揚雄蜀

游覽

深

終南博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銑曰合沓高大兒衆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

地鬱律構丹巘魚盧峻盧增在起青嶂善曰西京賦曰隱轉鬱律

爾雅曰山正郭巘嶂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陳魯靈光殿賦曰巘巘而龍鱗向曰鬱律直上兒山巘形曰巘言構成

此形峻嶒疊重兒山橫曰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俱曰善曰

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崐崙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

海中翰曰九疑山各三山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即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

奇善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畫則呻呼即事良曰即事山中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

外復有奇迹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善注同云此皆

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

發隴首秋風生桂枝真曰銑曰隴首山頭多值息心也桂枝者桂樹枝也

侶結架山之足

善曰六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毛長詩傳曰麓山足也向曰大灌頂

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山門侶徒侶也架造廬也

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

善曰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廻也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之池與澗水俱流而為大

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此四禪之人隱此山巖之曲

窆真終不見蕭條無

可五臣作欲善曰老子曰窆方真其中有精王弼曰窆真深

見以定其真故曰窆方真其中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向曰窆真深遠見言皆深遠不可見使人蕭條然無

所可欲而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

願志從莊子曰魯有瓦者王駱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

善曰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者於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樓瓊鸞為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

山者地基也濟曰君王則西陽王也羽旆旌類崇基謂鍾

游覽

游覽

山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

善曰左氏傳楚太宰爲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

玉趾跡辱見寡君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幸夷車兮結旌旗

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于山故曰

雲隨其足桂旗旗名其高與青霞相雜

淹留訪五藥顧步行三芝

善曰楚辭曰攀

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懼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律寶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

日升天

向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也

於焉仰鑣

苗駕歲暮以爲

五臣作

期

其五善曰歲暮

曰蝶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翰曰歲暮喻老也言已於此仰奉王之鑣駕及老終期隱於

此也

也

宿東園

五言 齊曰 休文家園

沈休文

沈休文

沈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

善曰陳思王名都篇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

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鬪雞東郊道潘安仁詩云

采樵往東路

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

善曰七啓曰雍容閑步銑曰

閑緩也

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

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弗鬱向曰

阡道也盤紆交互屈曲反覆克

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

善曰謝靈運詩曰挿

槿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殷仲堪誄曰荆門盡掩

翰曰以槿作園籬以荆為門扉

樹頂

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駭馬磨居

去不息征馬時

相顧

善曰毛詩曰野有死麕君今以江東人呼鹿曰麕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

回首曰顧濟曰賤亦風也磨磨也

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

善曰任預

雪詩曰寒鳶嚮雲肅悲鴻竟夜敷

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

良曰曾重

游覽

深

阜山也
飛光忽我適豈善本作寧字
止歲云暮善曰古董桃行曰年

命冉冉我適毛詩曰歲聿去暮銑曰飛光月光也適追也日月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也
若

蒙西山藥類齡儻能度善曰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山童

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侵
向同善

注曰言我若蒙此藥而頽毀之年儻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

游沈道士館五言 翰曰休文 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善曰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

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濟曰秦
權娛人事盡情性猶

未充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

中 善曰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西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 銳曰

也九霄九天仙人所居處也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山**

宮 善曰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山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 向曰祈年秦所立望山漢所立 **寧**

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善曰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 翰曰皆謂秦漢之主

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 五臣無此二句 善

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 臣

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善曰曹子建閑居賦曰翹寒風而開衿 濟曰山橫

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 善

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爾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 翰曰玄空道也言我

遊覽

解

游此超然自得不為外物累已所念在於道也

朋來 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善曰袁彦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疑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長生故朋來握此食之鴻鳥各仙者以為駕故賓至

則相與乘也 **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

凌字 **倒景無事適華嵩**

善曰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和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漢書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

舉登遐倒景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謂倒景言我一舉而升於此更何事適嵩華之山而求道也 **寄言**

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銑曰賞心客謂與我賞此之友人歲暮謂年老也言及老與爾同此事

古意酬到長史既艾登琅邪城

五言善曰

曰到既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楊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相温領郡鎮江乘縣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閩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俳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

府向曰少有才學為晉安內史古意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既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俳故俳報之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

善本作拒字

樓蘭

善曰漢書楊雄上疏曰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善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涇城杆音烏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上谷郡名此江稱豁險茲山近樓蘭之國警言猶警策也抵猶拒也

古意

解

復鬱盤

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峩鬱齊曰此江即岷江也茲山即鍾

山也豁險鬱盤重厚兒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谷

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

善曰左氏傳咎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說文曰巒小山而高良曰巖巒山也

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

善曰子虛賦曰下屬江河又曰其上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銑曰脩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益山

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

登陴起遐望廻首見長安善曰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

安向曰陴城上女牆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廻首望長

退遠也長安謂丹陽城

金溝朝灞漣產甬道入

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入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

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

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

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

鴛鸞殿翰曰金溝之水入灞漭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土為道鴛鸞殿名皆西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望見

車駑華轂汗馬躍銀鞍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

連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

鞍何煜燻翠蓋空踟躕良曰鮮新駑奔也華轂彫飾其轂銀鞍用銀以飾鞍言見城中車騎若此

壯氣耿介立衝冠善曰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

濟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也壯士之怒髮上衝冠排自言少年時壯氣志操既立怒天下未平而髮上衝冠

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九善曰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比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

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策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

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銑同善注

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善曰古樂府曰日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向曰漢時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

滿覽

解

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排言
我不能如劉禮作兒戲使路傍觀之而取笑
寄言封侯

者數

所具切

奇

居宜切

良可歎

善曰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

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翰曰李廣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無令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將有大功則封為侯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排之心事以報於漑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二

開

寄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兒瑰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為

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藉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遂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 向注同

顏延年沈約等註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齊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善曰廣雅曰鑑照也

鴻號外野翔

善作翔字

鳥鳴北林

善曰廣雅曰號鳴也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

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驚鳥好迴飛以此權臣在近則謂晉文王也

徘徊將何見憂思

獨傷心

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

下難以情則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翰曰由此而憂思

二妃游江濱道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

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善曰列仙傳曰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

出游江濱交甫遇之張平子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

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兒子虛賦曰扶輿猗靡濟曰江妃二女游於

深

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變美兒。良曰倚靡傾。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

城迷下蔡空好結中腸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

之子焉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銑曰言美兒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兒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

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

誰施其雨怨朝陽

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諉草言樹之背

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

不來也。伯且君子字。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

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沈約曰婉變則千載不也。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

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翰曰

言臣王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

此始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凋無復一

毫可悅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濟曰嘉美

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繁華

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愁悴班固荅賓戲曰朝為榮

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季女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枸杞

也銑曰荆杞喻奸臣因魏室陵遲奸臣是生奸臣則晉文王

也驅馬舍五臣作之去去上西山趾善曰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

世禍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一身不自保

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保

詠懷

深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

疑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向曰

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善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

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

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兒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兒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

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萬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棄泣下王曰有所

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克惡而得拂枕席今

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

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之繁餘同善注

天天桃李

花灼灼有輝光

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良曰夭夭美兒灼灼明兒

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

一時九十日宋秉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太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馨折銑曰澤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馨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

裳

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向曰昔夜也

願為雙飛鳥

比翼共翱翔

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翰曰此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雙飛

而游

丹青著明誓永世

五臣作千載字

不相忘

善曰以財助

交絕以色助人者也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

詠懷

丹

之懽丹青不渝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濟曰誓約如丹青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也刺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善曰漢書曰天馬來從西

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良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言天

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春秋非有託五臣富貴焉常保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

記注曰託止也銑曰春秋相代託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清露被臯蘭凝霜

露野草善曰迅疾也楚詞曰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楚詞曰朝為媚

野草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代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藉憂生之詞也

五臣
作美
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

好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

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貞正之士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墳濟曰阿

曲翳蔽也但丘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善曰阿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善曰

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息也辛酸鼻也毒病

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

歎咨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

佩六國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賒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

詠懷

解

淫

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但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蘇秦同銑注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澹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柏而懷李公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善曰開秋秋初開也楚詞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

論曰蟋蟀候秋吟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

感物懷殷

憂悄悄令心悲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愠于

不

之

羣小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

袂明月耀五臣作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善曰論衡曰甘微風吹羅

歸善曰樂錄曰鷄鳴高樹顧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濟曰微風喻魏將

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王為專權臣也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

經過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

孝孫劉嘉字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良曰漢都咸陽也

趙李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

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作盡資用常苦

詠懷

深

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

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曰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魏都之中及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翰曰季良謂魏王曰同善注言雖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鈎

善作

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善曰軒當為

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鈎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曰嘉賓邵平之客濟曰邵平瓜美足供賓客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

祿豈足賴 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軫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與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斃也膏火自煎也漢書陳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碣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足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

詩懷

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

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

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 翰曰薇亦藿也

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

良辰在何許凝霜露衣襟五

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

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月望首陽
而嘆息 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

沾衣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疑霜露衣襟以喻衰代言和平
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少人 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專

權而鳴鴈飛南征鷓鴣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

冒上鳴鴈飛南征鷓鴣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

芬芳歇矣所存者鼻腐耳 善曰楚辭曰鴈豈邕而南遊又
曰恐鷓鴣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向曰鳴鴈飛征喻
賢臣遠去鷓鴣哀 音喻邪臣讒佞

素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此凋

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韓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由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由茲臣執政是用傷我心矣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五臣作詩書字善曰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善曰家語子路問於

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史記曰閔損字子騫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開

軒五臣作臨四野登高有望善作所思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所思謂

思古之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善曰方言曰冢大者為丘銳曰言

自古死至於今日千秋萬五臣作歲後榮名安所

之乃悟善作羨門子噉噉善作今自嗤善作

詠懷

深

以前祖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日昇高永望志事不同但沒理一追悞美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馬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向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釋詞自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

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綠水揚洪波曠

野莽茫茫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詞曰莽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兒濟曰洪大莽草也

走

獸交橫馳飛鳥相

五臣作

隨翔是時鷄火中日

月正相望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手鷄火中必是

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善曰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為霜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奸臣之害人者

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鞞而俯仰悲傷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樵

沈約曰豈惜終樵蓋由不應惟樵而

通君子道其常而塞致致樵樵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翰曰小人計邪諂以為功君子守正直以為常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惟樵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善曰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

詠懷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銑曰三句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未權移於晉

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善曰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逶迤向曰喻魏尚有

餘德逶迤長遠也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

代御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徘徊空堂上怵怵莫我知善曰毛

心怵怵又曰勞心怵怵楚詞曰國無人兮莫我知濟曰怵怵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願覩卒歡

好不見悲別離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遷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

願卒歡好不見別離良曰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喻晉篡魏而別離也

灼灼西頽善作日餘光照我衣善曰楚詞曰日杳杳而西頽迴

風吹四壁寒鳥相相依銑曰頽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

鳥喻小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善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

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有鸞焉與印叩距虛比為叩印距虛蠶甘草即有難叩印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蠶郭璞曰蠶音嚴向曰周周蠶與同善注以喻君臣相須而濟有

晉不如於此**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苦

譽五百作**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

研虫虫負蟹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推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

當路於齊晉晏之功可復許乎蔡母家曰當仕路也尚善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磬樂器其形典折呂氏春

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翰曰當路子喻大臣也比磬折曲從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之地使我憔悴

而心**寧與鷺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

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矩矱不隨燕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游黃鵠一舉冲天翱翔四海

詠懷

深

矩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濟曰燕為雀喻姦佞黃鵠喻賢才言世人寧與姦佞相齊其要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五臣作門臨永路

不見行車馬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己同登高望九州悠悠

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值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

亂代皆分散而去言鄭玄曰晤對也翰曰言思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善曰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

間僕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齊曰紂使師涓作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

師涓寫之言輕薄閑遊五臣作子俯仰尔五臣作浮五臣作

沉五臣捷徑從狹路偏俛趣荒淫善曰輕薄之輩

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正道偏俛亦俯仰也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

有延年術可以五臣作慰我心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

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詞云譬若王喬之

其杖化為鄧林楚詞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韓曰王

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濟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善曰楚詞曰湛湛江水兮

平兒楓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善曰楚詞曰皋

木名漸又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駸駸駸駸毛萇曰駸駸兒駸七林反

詠懷

深

以喻日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人生非久故

去之疾感我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

心緒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雲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

考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為高堂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

隨風從流無能如此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

涕下誰能禁善曰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

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為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醎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

是已南游高坡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

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

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滷池之塞內投己澠池塞

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廷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色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良曰朱華喻榮盛高蔡事同善注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

秋懷詩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

秋晏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向曰嬰羅

矧况晏晚也

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

章句曰奕奕盛兒毛詩曰子與視夜明星有爛

翰曰奕奕長盛兒爛光兒

蕭瑟言風蟬寥

啾啾雲鴈

善曰楚詞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濟曰蕭瑟寥啾皆聲也寒商

秋懷

深

動清閨孤燈暖幽慢

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善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詞

注曰暖曖闇昧

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善曰楚辭曰獨

兒良同善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

夷險難預

善作謀

倚伏昧前筭

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鷦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銑曰夷平倚申伏屈昧闇筭計也

雖好相如達

不同長卿慢

善曰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相如字長卿愁康高士傳讚曰同善注言我雖好相如明

耻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任人超然莫尚

達天下不欲

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

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范

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

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濟曰未

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實至可命觴朋來當染

翰善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良高臺驟登

踐清淺五呂時陵亂善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頽

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善曰魄月魄也義義和謂日也

復圓也日既傾一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金石終消五呂毀丹青

暫彫煥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各勉玄

髮歡無貽白首歎善曰阮籍詩曰玄髮發朱顏睇

勵也玄髮少年也貽濟曰勉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古

遺也白首衰老兒切善曰爾雅曰串狎也向曰串狎也

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

臨終詩 五言

秋懷

開

歐陽堅石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

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
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私欲迎楚
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
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

臨刑而作
是詩也

伯陽適西戎孔

善無

子欲居

善有

蠻

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游

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少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
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向曰老子姓
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蠻通稱也

可游盤

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
書曰乃盤遊無度 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

之志所在皆

况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善曰周易曰屯如

可以游樂 豈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論語
子曰顛沛必於是也 濟曰而况遭亂代屯蹇災患者而不

行乎顛沛猶傾覆也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善曰周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左氏傳慶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

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

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銑曰咨嗟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潛圖密已構

成此禍福端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禍

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故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亦

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向曰謂

趙王倫謀亂已欲發彼敗則為禍恢恢六合間四海

成則為福故云禍福端構就也恢恢六合間四海

一何寬天網布絃網投足不獲安善曰老子曰天

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

臨終

深

下為六合絃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
網捕忠良將以善之使投足無處
松栢隆冬悴五呂

然後知歲寒善曰孫脚子曰松栢經冬而不凋論語

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善曰淮

真偽因南子曰

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與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

所嬌憐女惻惻心中酸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

二子棄若五呂

遺念皆違五呂作

凶殘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

字無若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

遺念皆違五呂作

凶殘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

亦不免故云棄二子若遺遘遇殘賊也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善曰薛君

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善大傳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向曰惟思也若循連環而無窮執紙五

情塞揮筆涕洟瀾善曰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霍瀾瀾曰洟瀾瀾干也霍

與洟同翰曰揮奮也洟瀾涕流兒也

哀傷

幽憤詩

四言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向子期思舊賦曰余少與嵇

康呂安居上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踈吕心曠而放其終各以事見法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愁叔夜

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嗟余薄祐

五呂祐

少遭不造

善曰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

哀傷

深

曹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濟曰祐福也叔夜少失父

緜綠 五臣作襁褓字善曰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

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緜綠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緜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緜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緜小兒大籍也銑曰紫獨

靡無越於也襁褓東漢嬰兒衣也

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

子 **不訓不師** 善曰鸚鵡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

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方鞠我賈逵國語汪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翰曰肆縱姐嬌也恃母兄之慈

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傅 **爰及冠帶憑寵自放** 善無此二句良曰爰於也男

年二十則冠冠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上善曰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上則義

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濟曰抗舉希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道任其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 善曰愁喜謂康長好高尚之志也老莊之業恬靜無欲

卷之四

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 銑曰老謂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

志在守樸養素全

真 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言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 銑曰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

曰余不敏

好善闇人

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紀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

善而不能擇人也 向曰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善曰子玉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聯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軍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呂安兄巽女效通安妻巽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

哀傷

深

言

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
此意所以憤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如
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
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
多矣

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
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耻也毛詩曰民之多僻鄭玄曰民
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
說曰大人天子也言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
謂不察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

明臧否
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乎小
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瘡蒼頡篇曰瘡毆傷也方

言曰但痛也說文曰瘡瘕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剥其
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瘡瘡也向曰褊心康自謙也臧善
否惡也愆過但痛創傷瘡割也言褊小之心明

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
欲寡其過

謗議沸騰

善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

山曰古者無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良曰康自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譖之云嵇康則龍也

騰起

性不傷物類致怨憎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與物不傷者物亦不

能傷也

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傷害於物何乃類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

昔慙柳惠今愧

孫登

善曰潘安仁西征賦曰嗟鄙夫之常累兮固既得而患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翰曰柳下惠三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慙也

色康今幽憤故慙也

內負宿心外慙

六女良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

羊陟書曰惟君明毅平其宿心爾雅曰慙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 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

本心矣慙 猶慙也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

哀傷

深

宦
y

君平皆脩身悞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
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日
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
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西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
居 銑曰嚴君平鄭子真 與世無營神氣晏知 善曰
皆樂道閑居脩身自保 釋海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
漢書曰揚雄室云儋石之儲猶晏如也 濟曰晏如無事也

次子不淑嬰累多虞 善曰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
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 翰曰淑善嬰繞虞 匪降自天
度也言我不善繞此罪累之多不可度也

寔由頑踈 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噂沓背增職竟
由人 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累非下
自天寶由我頑 理蔽 善作 患結卒致囹圄 善曰杜預
踈之性所致也 弊 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

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
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 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
道遂使患難結成終致無辜

繫於獄也卒終也囹圄獄也 對荅鄙訊繫此幽阻

卷五

七

善曰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向曰答對獄吏取為其所問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實恥訟冤善作免時不

我與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為冤非也銑曰

恥誇訟之冤濫時不我與謂不遇明時使我然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善曰毛詩傳

直而自明無辜而為獄吏辱其神氣志亦亂也平澡身滄

浪平豈云能補善曰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

拾遺冀以云補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

浪清水豈能補之也五臣作鳴鴈奮五臣翼北游順

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五臣作莫能儔善曰毛詩

鳴鴈鳴鴈管子相公曰夫鵠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哀傷

深

壽等也。濟曰：雖離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廣

怨心，曾不疇比也。康見此，鴈鳴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

之矣。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善曰：淹留

謂囚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濟曰：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

免。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善曰：莊子

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禍懷玉

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

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曰：權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為孝矣。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

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萬石周慎安親

言謹絮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保榮。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

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

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子未

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翰曰：石奮

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号為萬石君，皆周慎謹密安親守

榮也 世務紛紜祇覺予五臣作子字 情安樂必誠乃終

利貞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

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濟曰

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誠危亡之理乃

終其利貞 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五臣作子 獨何為有志

不就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詞曰采三秀於山

雅曰就成也 濟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 懲難思

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

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

心內病之誠勗將來無為患皆害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 采薇山阿散髮巖

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

哀傷

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蕭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翰曰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巖岫之間頤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

七哀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

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

徘徊也 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迴轉四面遷照故云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善曰古詩曰借

借

徘徊也

陳慨有餘哀

問歎者誰言是宕

善作客

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

常獨棲

五臣作踰過也君謂夫也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

水泥浮沉

五臣作沈

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

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

濟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兼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此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北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諧和也

懷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

開賤妾當何依

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

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君懷良不

君懷不開我

當何所依據庶

王仲宣

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七哀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音還協韻 善曰上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

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良曰豺虎喻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難也

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川之蠻也

翰曰荆蠻喻荆川仲宣遊難在其中也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向曰謂初

去帝都之時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良曰國亂殺戮人多

有飢

五臣作饑字

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

涕獨不還

善曰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

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

未知身

死處何能兩相空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善曰

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字全也 銑曰此說婦人為言時遭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棄子草中不能相全 黎驅馬而去不忍聽之 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

人思明王賢伯也 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向曰淫猶

留也 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 濟曰方並也 溯逆流行也

山岡有餘暎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 濟曰方並也 溯逆流行也

巖阿增重陰 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暎 銑曰謂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

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善曰皆言不忘本也

流波激清 善曰皆言不忘本也

七哀詩

開

響援猴善作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善作衿字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五百琴善曰楚詞曰擊迅風於清

京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癩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

曰攝衣去寢衣也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善曰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

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也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為之

壯難任善曰阮嗣宗詠懷詩曰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濟曰壯益也

此藜自哀之言

七哀詩二首 一五言

張孟陽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稍遷領著

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翰曰此詩哀人事遷化後詩哀帝室漸衰

北芒

五臣作
邱字

何壘壘

平

高陵有四五

善曰廣雅曰
壘重也古樂

府詩曰還望故鄉鬱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
次之兒也向曰北邱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

借問

善曰廣雅曰壘重也古樂

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鬱臙臙

音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
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臙臙肥美也

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墳陵恭
文原皆陵号鬱鬱臙臙草木多兒

季世

五百

喪亂起賊

盜如豺虎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王仲宣七哀詩曰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漢書張耳陳餘述
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

良曰葉猶也

毀壤過一

杯便

平

房啟幽戶

善曰一杯喻少也餘同翰注
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

環者廷尉罪之當弃市帝怒其輕富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
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杯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

既遭季出喪亂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
房家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

珠柙

匣

離玉體

解

珍寶見剽

匹虜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

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囟同如淳曰囟鈔掠也濟曰珠柙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柙言遭發虜掘已離玉體玉體

者貴美之言

之言

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

各曰吾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大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

毛萇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向曰園寢陵旁廟也墟丘也墉牆也言廟牆皆摧無遺一堵者

棘生蹊逕

五臣

登童髻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

掃

先右切

苦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

良曰樵童牧豎也濟曰蕪穢

蔓草之類皆無人掃除之類

類隴並墾發明

隴

五臣

隴

營農圃

善

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

以瞻萌發 銚曰頽隴頽墳也萌隸下人也言頽墳之處並為耕鑿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囿之事 昔為萬

乘君今為丘山土 善曰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為

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

之土 翰曰萬乘君天子也 五百 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子孟嘗君曰巨竊

作今 古 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

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 乎子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

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 乎子孟嘗君淚下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

疾鸚鵡賦曰涼風蕭瑟 陽鳥 五臣作 收和響寒蟬無餘

音 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莫而無聲 濟曰陽鳥收息其和

聲而秋已深故蟬亦 白露中 五臣作 夜結木落柯條

無矣喻帝室之漸衰 朝字

七哀詩

深

森善曰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銑曰露結為霜也森寒風振聲朱光馳北陸浮景

忽西沉五臣作沈字善曰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翰曰朱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忽西沈言其疾沒也顧

望無所見唯覩松栢陰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墳向曰

松栢墓丘所生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善曰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

肅謂枝葉縮栗也銑曰此喻帝室政衰躋在名位若孤鳥栖於高桐也肅肅謂寒風著枝聲也翩翩孤鴈兒仰

聽離鴻鳴俯聞蜻精蛸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

曰蟋蟀蟲名俗謂之蜻蛚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良曰蜻蛚蟲名哀人

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絲彌思深

五臣作思彌深善曰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思好庶蹈高蹤銑

曰丘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
悽愴之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綿謂憂思多也 憂來令髮

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襟五臣作善

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
之可在楚詞曰翹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
歔歔而沾襟韓曰徘徊心不安兒向長
風見時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

悼亡詩三首五言 善曰風俗通曰慎終 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統曰悼痛也安仁痛 妻云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善曰荏苒猶漸也冉冉 歲月流兒也王逸楚詞

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 良之子歸窮泉重壤

永幽隔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琴 賦曰披重壤以誕載 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

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 幽隔謂幽冥之道長為阻隔私懷誰克五臣作 克字從淹

悼亡詩

深

留亦何益備倭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

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留毛詩曰備倭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剋從此情淹留無益俯仰之間且恭朝命迴私心反初於公役也備倭俯仰也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

善曰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翰曰

廬宅也想亡者所行歷也

幃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跡

五百作亦字善曰廣雅曰

帷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髮髻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濼

銳曰其妻善鬻文髮髻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亦平生所作之

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善曰洛神賦曰

文尚有餘迹也

步蘊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濟曰芳謂衣餘

香今猶未歇遺挂謂平生韻用之物尚在於壁

或存周遑

五臣作惶

怵

直中反

惶懼憂心驚惕然怵憂惕懼也

如彼翰林鳥雙栖

五百作

一朝隻

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矣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苜蓿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翰曰翰

林鳥栖之林潘安仁自此失耦亦如此也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歷切

善曰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向曰春風綠

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

隙善作來晨雷力承簷善作滴善曰說文曰雷承

隙也雷雨水注引於室簷垂滴而下寢息何時忘沉五臣憂日盈積

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結銑曰盈積多也庶幾有時衰莊缶有方猶可

擊善曰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則方箕踞鼓盆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然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歌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故止翰曰莊子妻死擊盆而歌惠子怪之莊子曰其本無生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為也故安仁庶幾

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缶可擊瓦器曰缶

悼云詩

解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

善曰室南端室之南正門良曰月光入窓又發思也

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善曰王逸楚詞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

疾鸚鵡賦曰涼風蕭瑟禮記曰季子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也

言濕暑之氣逐節而微也闌猶微也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

善曰古詩

曰涼歲云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銑曰凜凜涼兒升起涼風起而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

豈曰無

重續誰與同歲寒

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綿也翰曰言

豈無重綿人已亡矣誰同歲寒

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

善曰毛詩曰叔兮

兮無所與同埋蒼曰朧朧欲明也濟曰言此

時無人見與同處也朗明也朧朧月光臨牖也

展五曰轉

眇枕席長簟竟牀空

善曰謝惠連詠懷詩曰眇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毛詩曰展轉反側

良曰輟轉志不安也

牀空委清塵空虛來悲風

善曰

章亦席也竟盡也

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
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向曰委積也清輕也
獨無李氏

靈髮髯觀爾容善曰相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
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

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翰撫衿
曰李夫人同善注安仁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兒撫衿

長歎息不覺涕霑五臣作曾霑五臣作曾安能已

悲懷從中起善曰漢書公孫攬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
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

下霑衣裳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短
歌行曰憂從中來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寢興目

五臣存形遺音猶在耳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
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揚

脩傷天賦曰悲體兒之落翳兮曰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
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

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聲也
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善曰

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
子妻死不哭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安仁有哀故上

悼云詩

深

慙下愧不
如古人
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
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

注曰紀猶錄也
句曰悲
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善曰魚豢典略胡亥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翰曰死生人命也長

善亦亦是鄙事
戚者憂也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

陳琳初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 銑曰天機者言天運動

有機關也四節春夏
秋冬也逝猶往也
凄凄朝露凝烈烈
王臣夕風

厲
善曰毛詩曰秋日凄凄又曰冬日烈烈奈何悼淑

飄風發發
良曰列列風急兒厲嚴也

儷儀容永潛翳
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己不能死其儷儀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

曰幽靈潛翳逝哉緬矣
向曰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

淑美儷耦也潛翳不可見也

六四

卒歲

善曰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濟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事誰知忽已終歲

改服從朝政哀

心寄私制茵幃

善曰張故房朔望

臨爾祭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茵禘也毛詩箋曰幃味帳也

也制禮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而祭也

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

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

善曰爾雅曰引陳也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

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被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

躋躋暮月周戚

戚彌相

五百作想字

愍

善曰楚辭曰時躋躋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良曰躋躋漸進也戚

戚憂心也愍痛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痛矣

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毛詩曰涕既隕之向曰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隕猶落也

駕

言陟東阜望墳魚紆軫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纒結紆軫兮離慙而長

徘徊 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於東山 徘徊墟墓間欲去

復不忍 善曰禮記周豐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復不忍 哀 齊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 **徘徊**

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 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移而立時步而不進也徙遷 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免 **落葉委庭 側枯芟** 來

帶墳隅 善曰聲類曰埏墓隧也方言曰芟根也 **孤魂獨**

煢煢 五臣作 煢煢 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獨故城楚詞曰

安知靈與無 善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魂煢煢兮不遑寐 向曰煢煢孤兒安何也 **投心尊朝**

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善曰家語曰文

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以手揮之也毛詩

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

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良

曰投致也禮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弒其

卷之三

涕淚勉強就車以歸帝宮也帝宮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

廬陵王墓下作

五言

謝靈運

善同翰注

翰曰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

常與靈運周旋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詔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發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曉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善曰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

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

含悽泛

廣川灑淚眺連岡

善作崗字善曰史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還顧高丘

廬陵王墓

廬陵

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
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連岡平山也眷言懷

君子沉

五臣作沈

痛結

五臣作切

中腸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

中腸良曰君子謂廬陵王沈深切割也

道消結憤滿運開申悲涼

善曰

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

均曰京愁也翰曰君子道消羣佞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發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

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

神期恒若存

善作在字

德音初不忘

善曰

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銑曰心於神明期

恒如存也思接德音之初于今不忘

徂謝易永以松柏森已行

善曰尚書曰帝

乃殂落毛詩曰我行永以曹植寘婦詩曰高墳鬱兮魏魏松柏森芳成行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以猶陳積也言往去之

事且速易為陳跡而丘陵之間松栢森然已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

顧反則徐君死於是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良

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史記吳世家曰季札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之冢樹而去備岳虞茂春誄曰賧

撫墳兮告辭皆莫能方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云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

何及於事撫墳楚老也謂人已死矣哀傷徒為也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柘子新論曰漢高祖建

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

廬陵王墓

廬陵

也通言聰明好古藏謂與羣邪不協
自見滅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理感深情慟定非

識所將 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爾斯
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

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
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成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

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將然則志
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齊子

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濟曰考其物理
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 脆促良可

哀天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善曰莊
子曰其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其莊子曰已化
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翰曰特兼言其於常

者為枉見殺戮也今已化滅無 舉聲泣已灑 五臣
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作灑 長

歎不成章 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瀝心志錯亂不成文章

言悲之
深也

拜陵廟作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

始有謁陵辟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善曰周書曰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

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尤

盛也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

漢書注曰塋墓田也 銑曰

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

庭 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眾周易曰夫揚

于王庭 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命之陪廁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

迴天顧朝讌流聖情

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鄭玄毛

拜陵廟

詩箋曰迴首曰顧 向曰延年陪廁朝廷 早服身義重

之間為帝顧遇朝諫之時皆流聖情優也 晚達生戒輕 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

為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良 曰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 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

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言王澤竭而詩 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

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時

小人在位王澤竭矣 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 善 曰

悔吝形生上下不同 孝經鈎命决曰勅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

權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銑曰勑誠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而戒慎其身慙 恩

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為君臣也 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 善曰論語糾滑識曰漸漬以 道發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

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清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

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制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制

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東紳入西寢伏軾五臣作出

東垆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西寢朝

於東垆則陵所也林外曰垆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

得伏軾於帝車之上**衣冠終真漢陵邑轉葱青**善曰

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乎魏武

文曰悼總帳之真漢漢書景帝紀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

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良曰衣冠謂

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真寘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松**

風遵路急山烟冒籠生善曰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

中路隴陵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善曰皇

拜陵廟

深

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敬於心而人思慕被歌頌之聲萬紀載

絃吹千歲

善作

託旒旌

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

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齊曰十二年曰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

管之上千歲託

未殊帝世遠已同淪

五呂

化萌

善

銘於旒旌之中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淪化之萌也向曰倫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

幼壯

善作

困孤介末

暮謝幽貞

善

曰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

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之明德也

發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善曰以車之行喻己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

詩曰計終收毀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溥也歸軫暮年也楚辭觀軫丘兮崎傾良曰軌跡夷易喪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設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也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五言 善曰集曰謝諮議

作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備之犀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翰同善注

謝玄暉

總歲 惟飄井幹 簞 罇酒若平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

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

銅爵臺詩

稱也。翰曰：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井幹樓，言致樽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

陵樹詎聞歌吹聲

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向曰：詎猶不也。

芳襟染

淡迹嬋媛空復情

善曰：楚詞云：心嬋媛而傷懷。方王逸曰：嬋媛牽引也。銑曰：芳香也。妓人

非心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

玉座猶寂寞况迺

五

乃妾身輕

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玄曰：坐玉床，敷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良

曰：玉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况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為久長也。

出郡傳舍奕范僕射

五言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

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

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

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

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齊同善注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

雲遂作此詩傳舍各舍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植

善曰國植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植毛萇詩傳曰植幹也幹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

品命有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

一朝萬化盡

猶我故人情

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

情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

民英

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

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良曰待時謂不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為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

結權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權於

哭范僕射

深

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攜手道
知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如一不復變也

衰孽接景事休明 善曰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
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遜于秦鄭玄

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與左氏傳
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濟曰遁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火

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武帝也景者義稱前人比於光景也 **運阻衡言革時泰**

玉階平 五臣無此二句 善曰魯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
訖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

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 **濬冲得茂**
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彥夫子值狂生 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鑿謂之狂生高
誘曰臺持也所鑿者玄德故為狂生臺

古握字也漢書曰懸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向曰王戎字濬
冲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彥為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時為

吏部尚書彥昇亦為吏部郎與濬冲茂彥相 類故云夫子值狂生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 **伊人有涇**

渭非余揚濁清 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縉核人物涇渭殊
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

五臣 卷之三 七

以謂濁混其止孫綽曰涇謂殊流雅鄭興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謂揚濁清銑曰涇謂二水各涇濁渭清吏部之

職本以激濁揚清為務言雲自有將垂不忍別欲以遣

離情善曰言將垂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頃以遺離曠之情也濟曰平生豔欲分別不忍速去常少留言矣

以遺離情也不忍一辰五臣作晨意千齡萬恨生善曰言昔日

將取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長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

萬恨翰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何千年永阻萬恨是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

篋笥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囊簡書說文曰篋笥也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蒲也篋笥盛書器

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善曰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朝亦啁也毛詩曰善

戲謔弓莊子曰方舟而濟於何有虛舟來觸舟雖有福心之人不怒也向曰虛舟同善注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凌

亦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善曰范侯則

哭范僕射

何

雲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

乙也經猶歷也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

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事也徒但也寧知安

歌曰非君撤瑟晨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煨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今自寬慰

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良曰君子有疾撤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瘵之晨也

何歎輟春哀國均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

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

贈荅上

贈蔡子篤詩四言善曰晉官各曰蔡睦字子篤

王仲宣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善曰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良曰翼翼飛

兒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

我友云徂言及舊邦

善曰蔡氏譜曰睦濟

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舫舟翩翩

以泝大江

善曰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同濟難踐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

矣荒塗時行難通

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翰曰蔚草荒蕪兒荒塗以喻

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善曰毛詩曰慨我寤

言我歎而思慕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

悠悠世路亂

善曰毛詩曰悠悠世路亂

離多阻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

濟岱

江行

善曰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

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荆州仲宣客在於中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也

風流雲散

贈蔡子篤

開

一别如雨

善曰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言此別離各恨時亂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雨之降不還雲中也

人生實難願其弗

善曰張矣與崖子書曰人生實難願其弗

與

善曰張矣與崖子書曰人生實難願其弗

善曰張矣與崖子書曰人生實難願其弗

路允企伊佇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伊佇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伊佇

烈烈冬風

善曰毛詩曰冬風烈烈

善曰毛詩曰魚潛淵淵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善曰毛詩曰魚潛淵淵

善曰毛詩曰魚潛淵淵

善曰毛詩曰魚潛淵淵

苟非鴻鵠孰能飛翻

善曰毛詩曰魚潛淵淵

善曰毛詩曰魚潛淵淵

善曰毛詩曰魚潛淵淵

則追

慕子思罔宣

善曰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日孜孜

卷之五

世五

改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瞻望東路慘懷增歎

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宣通也平聲翰曰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善曰毛詩曰率彼淮

東路謂齊陽善曰毛詩曰率彼淮逝往靡無也言任其善曰毛詩曰波流引往亦無期止善曰毛詩曰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善曰毛詩曰

誓言曰旦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及子同寮生死固

信約宿心無以時險遠有遷移之善曰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當須堅固

如善曰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當須堅固何以贈行言授斯詩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

生死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

不近湛之鹿豕貨以匹馬願子剋求所湛良曰授與也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善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

也濟曰孔甚悼痛也涕嗟爾君子如何勿思善曰毛

子行役始之何勿思銑曰君子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詩曰君

贈蔡子篤詩

深

贈士孫文始

四言 善曰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

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

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滄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

當就國察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之翰注同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

夷滅也 銑曰靡無也

我暨

我友自彼京師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

彼氏羌 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

宗守邊失越用道違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遠避也 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則邊除顛失遠用

避違其難也

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

涓 濟曰荆楚荆州 在漳之涓亦克宴處 五臣作起

漳水在焉涓岸也 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 和通篋 直填喧 比德車輔 善曰

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篋毛萇曰土曰埙竹曰篋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埙篋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銑曰篋埙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和通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為車輔侍矣 既度

禮義卒獲笑語 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良曰度用卒終獲得也 庶

茲永日無愆言厥緒 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 濟曰愆失厥其緒

業 雖曰無愆 愆 時不我已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 翰曰已成也言雖無

術時屬喪亂不成我 此志終見別離也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善曰張衡怨詩曰同心離

居絕我中腸 銑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 逝往止住也 橫此大江淹彼南汜 善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

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 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

贈士孫文始

贈士孫文始

開

大江淹南紀補也文始善曰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毛詩

所封澹津在荊州南故也善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毛詩惟彼南紀

君子居之善曰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善曰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言慕之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亦有言靡詰五臣不思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思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思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思

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

好兒胡何也言天下賢智而無不思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

而助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

詞差迅高而難當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

室慨其永歎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嬋媿胡不悽而

王空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

永歎濟曰瞻仰王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善曰毛詩曰維此良

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

不以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善曰毛詩曰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善曰毛詩曰

爾歸國以為蕃翰曰四國為中國也阻限使爾之歸藩

作式下國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

無曰蠻裔不虔汝德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虔

慎爾所主五臣作率由嘉則善曰毛詩

勿用志亦靡心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

修修澹澹禮鬱彼唐林善曰荆州圖曰漢

不可拔也壽縣城南一百步

贈士孫文始

深

淮

有澧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唐縣盛弘之

荆川記曰零陵東接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按唐林即唐地之林也向曰悠悠遠也澧澧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

鬱深遠見雖則同域邈其迥深善曰爾雅曰迥遠也良

遠迥獨也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既往既來無密爾音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

銳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

贈文叔良

四言善曰子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荊州從事文

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

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

璋贈以此
詩戒之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兒良曰翩翩孤飛兒率

也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向曰君子謂叔良

循也西隣益州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翰曰洪渚大江也

梁岷蜀二山名

爾行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

君子敬

始慎爾所主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

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

濟曰敬慎其所行

謀言必

賢

五百作貞字

錯說

稅

申輔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為

車非也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貞正也

延陵有作喬盱

五

贈文叔良

開

作僑是與善曰公孫喬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

子產獻紆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

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先民遺跡來世之矩善曰毛詩曰先民有

事戒叔良也先民遺跡來世之矩善曰毛詩曰先民有

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矩既慎爾王亦迪知善曰華喻兒越絕書子胥曰聖

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善曰華喻兒越絕書子胥曰聖

華兒者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兒見明須知其暗機也視

明聽聰靡事不惟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

視須明耳聽須聰無事董褐荷名胡寧不師善曰國語

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

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

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既卑約貢

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

庄

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
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
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
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
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
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
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啟晉侯亞
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翰曰
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
令董褐謀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
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
為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蓋無尚我言

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良曰天下衆事

不可蓋藏無高慢我此言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平聲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

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否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澗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宮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

贈文叔良

深

淮

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

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言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

同善注此戒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成功有要在眾思歡善曰尚書帝曰成允

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向曰要正言人之多忌

掩之寶難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齊曰忌諱也言人多

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為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瞻彼黑水滔滔其

流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江

漢有卷允來厥休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

卷蜀漢定三秦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二邦若否

職汝之由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

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
汝之由也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職不
違所戒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善作于異字

他仇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克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敬神
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向曰緬遠鮮

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
者皆為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

異於他類人誰不勤無厚我憂善曰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

勞當自勗厲無使我為深憂也厚深也惟詩作贈敢詠

在舟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蘇析子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贈文叔良

開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

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眾

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

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

詩曰將翱將翔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

四節相

推斤季冬風且涼

善曰潘安仁悼云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

成焉廣雅曰斤推也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斤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

眾賓會廣座

善作明鏡

五臣作燈

熿火其切五

炎光

善曰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羸羣

眾廣坐之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鑑錯鑑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熿熿也熿大明兒

鏡曰熿盛兒

清歌製

妙聲萬舞在中堂

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千舞也齊曰製作萬大也金

壘

魯回切

含甘

善作醴禮

羽觴行無方

壘楚詞曰瑤漿密勺實羽觴醴美酒也羽觴酒盃為雀形也

向曰壘罇也甘無方猶無筭也

長夜忘歸

來聊且為大康

善曰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

大康康安也

四牡向路馳歡

善作歡

悅誠未央

善曰四牡謂驪駒也

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罷也

余嬰沉痼疾

沈痼疾皆病也窟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

身清漳濱

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蜀漳之水

沈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窟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

自夏涉冬彌曠

廣十餘旬

善曰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列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贈五言中郎將

深

曰冬日其神玄真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
至冬相與遠踈已十餘旬也彌遠廣踈也
常恐游岱宗

不復見故人
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
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 翰曰岱

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
云恐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

我身
善曰左氏傳遠啓強曰今君親步玉趾 良曰所親
謂文帝也篤厚趾足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疾以

慰我
清談同日夕情
善曰毛詩曰朝夕
思念至於憂勤也

便復為別辭游車
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
夜情相顧眄敘述憂恤勤勞也

歸西隣素葉隨風起
善曰西隣鄴都
濟曰清談至於

浙者如流水哀此遂
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隣游
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

離分
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

復相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
善曰楚詞曰無衣裘
以御冬恐死不得見

乎陽春，向曰謂別時相問。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

文善曰蔡邕贊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翰曰望慕相勉。田熱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

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

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聲。善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良曰慨謂感

歎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楚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詞曰魏梵梵兮不遑

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向曰。寢暇寐卧濡沾敘意沾筆謂作文。明鑑五臣曜閨中清

風淒已寒向曰淒急也。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善曰楚辭

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銑曰應門正南門。四節相推斥歲

月忽欲殫善曰禮記曰歲既殫矣。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

贈五官中郎將

開

將獨難

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

官中郎將典畧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

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衣裳能不懷所歡

善曰涕泣幹自謂也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

涕泣灑

涼風吹沙礫霜氣

五臣作氣霜

何皚皚

五來切善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

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兒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向曰孩惡文帝在軍之時也氛邊

氣皚皚

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

五臣作暉善曰緹丹色也楚

詞曰蘭膏明燭華燈錯燈與燈同銑曰緹丹黃色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

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君侯

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

少師之任 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

小臣信頑魯

善作國字

儷俛安

能追

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國莫小雅斯干歎詠之美毛詩曰儷俛從事不敢告勞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純也魯與國同 向曰

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儷俛俯仰也追猶及也

贈徐幹

五言 濟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

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 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云隔也垣牆也

拘限清切禁中情

良曰拘拘束

無由宣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詞曰抒中情而為詩

有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

思子沉

作沈 心曲長歎不能言

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

贈徐幹

開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向曰遷後也步出北寺門

遙望西苑園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向曰寺司也謂楨主司之地

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善曰思玄賦曰且余沐於清源濟曰塘池源流也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善曰楚詞曰漂翻翻其上下銑曰葉木葉也翻翻

孤飛乖人易感動涕五臣作下與衿連仰視白

日光皦皦高且懸善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毛萇曰皦白也楚詞曰晞白日方皎皎

良曰乖離也皦皦日光兒日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兼燭八絃內物類無頗偏

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

不能當也揚雄解朝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絃音義曰八方之網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誼

翰曰言日光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抱此深感失志不得與此於衆物也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

水中石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

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 銑曰磷磷水中見石兒

蘋藻生其涯華葉紛

擾溺

善作華紛何擾弱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善曰蘋藻

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藻嘉客 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多兒 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 山且

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翰曰深澤謂派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向曰亭亭高兒瑟瑟風聲

風聲一

贈從弟

開

何盛松枝一何勁向曰勁堅也冰霜正慘悽終歲常

端正善曰楚詞曰霜露潛淒而交下濟曰慘悽寒貞端正謂花色不變豈不羅凝寒

松栢有本性善曰氣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翰曰人心堅貞亦當

如此終世不改易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善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

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竹莖並根通言也於

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向曰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

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也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善曰黃雀

喻俗士也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不勞苦羞取與小人羣於朝廷何時當來

儀將須聖明君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翰曰言鳳皇一云何

時當見光儀將待
聖明君也須待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三

贈從弟

開化圖書館
Kan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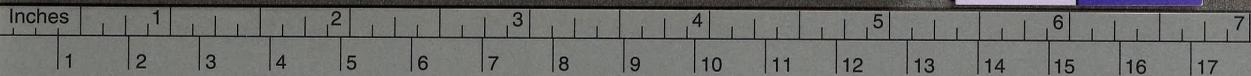


六臣註
文選
二

開化圖書館
Ka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